

青岛大学·北京鲁迅博物馆“鲁迅研究年鉴书系”之三

二〇〇四年

# 鲁迅研究年鉴

郑欣森 孙 郁 刘增人 主编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二〇〇四年

鲁迅研究年鉴

郑欣森  
孙郁  
刘增人

主编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鲁迅研究年鉴. 2004/郑欣森等主编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 2005. 12

ISBN 7-80623-615-5

I. 鲁… II. 郑… III. 鲁迅(1881~1936) - 人物研究 - 2004 - 年鉴 IV. K825.6-5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10805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  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  
承印单位 郑州新海岸电脑彩色制印有限公司  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  
纸张规格 640毫米×960毫米  
标准书号 ISBN 7-80623-615-5/K·2

开本 16  
印张 28.5  
字数 352000  
版次 2005年12月第1版  
印次 2005年12月第1次印刷  
定价 28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 目 录

## 特 稿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|----|
| 未名社旧影                   | 孙 郁         | 1  |
| 谈谈鲁迅研究中的“过度阐释”问题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鲁迅研究当代性与科学性关系的思考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孙玉石         | 20 |
| 鲁迅文化经典的当代命运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 ——在“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”上的发言 |             |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陈漱渝         | 28 |
| 鲁迅“正”传：一个更性感的故事         |             |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寇志明 著 甘 棠 译 | 45 |
| 网络文化传播中的“鲁迅现象”          | 黄 健         | 72 |

## 鲁迅研究年鉴

|             |     |   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| 倡导研究鲁迅的文学翻译 | 高 玉 | 85 |
|-------------|-----|----|

### 综 述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-----|
| 走向多元化的鲁迅研究 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2004 年鲁迅研究著作概述       | 吕周聚     | 92  |
| 2004 年鲁迅作品研究综述         | 崔云伟     | 107 |
| 2004 年鲁迅思想研究述评         | 毕绪龙     | 124 |
| 论辩“胡适还是鲁迅”的综述          | 刘丽华     | 146 |
| 2004 年关于古典学术研究者鲁迅之研究综述 |   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顾 农 童李君 | 166 |
| 2004 年鲁迅与外国文化比较研究述评    | 李春林     | 177 |
| 2004 年国外鲁迅研究述略         | 黄乔生     | 207 |
| 洒落在天空中的春的消息            |         |     |
| ——2004 年青年学人鲁迅研究成果述评   |    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王吉鹏 吴 丹 | 234 |
| 2004 年的“网络鲁迅”          | 葛 涛     | 263 |

### 文献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1981 年以后鲁迅文献整理工作的进展与得失 |     |     |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张 杰 | 282 |
| 鲁迅丧葬费史料钩沉              | 周楠本 | 293 |

### 地方鲁迅研究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鲁迅故乡鲁迅研究二十年    | 裘士雄 | 302 |
| 新时期的浙江鲁迅研究     | 竹潜民 | 315 |
| 史料钩沉·海派视阈·符码转换 |     |     |
| ——《上海鲁迅研究》二十五年 | 李 浩 | 328 |
| 新时期山东鲁迅研究一瞥    | 解洪祥 | 340 |
| 鲁迅在台湾          |     |     |

#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——探讨台湾对鲁迅研究的成果 | 蔡辉振 352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
### 动 态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“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研讨会”综述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刘增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崔云伟 379 |
| 《2004 年鲁迅研究年鉴》编辑撰稿座谈会简况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魏韶华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85     |
| 纪念李何林先生诞生一百周年系列活动综述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|
| ——王 驱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89     |
| 冯雪峰诞辰一百周年纪念座谈会暨第三届雪峰<br>研究学术讨论会综述 |         |
| ——侯群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395     |

### 研究资料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2004 年鲁迅研究文章目录 | ——马俊亭 | 蔡勇勤 406 |
| 2004 年鲁迅研究著作目录 | ——马俊亭 | 蔡勇勤 446 |
| 编后             | ——刘增人 | 449     |

特 稿

## 未名社旧影

孙 郁

—

民国年间有多少家出版社存活过,现在已不太好统计了。现代的出版多少受到了日本人的影响,从设计到出版思路,留下了许多异域的痕迹。看鲁迅、周作人、钱玄同等人的日记,常常从丸善书店邮购图书,一些重要的文献多是从那里来的。日本的书装帧讲究,译著亦丰,可说是中国了解世界的桥梁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以降,文人出书,有时亦仿照东瀛的格式,趣味受到一定的影响。对比两国学人彼时的版本,能读出许多意思来的。

我偶看 20 年代的出版物,注意到了未名社的书籍。这个文学社与鲁迅有关,相连着一系列文学青年的名字:李霁野、韦素园、韦丛芜、台静农、曹靖华、王士菁、李何林……有一些书和杂志也是与其有关的,先后出版的有鲁迅著或译的《出了象牙之塔》、《坟》、《小约翰》、《朝花夕拾》,韦丛芜的《君山》,台静农的《地之子》、《建塔者》,以及韦素园、李霁野所译的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德烈夫、果戈理的作品。《未名》半月刊及《莽原》半月刊也是那时推出的。关于这个文学社诞生的经历,李霁野曾在回忆录《忆素园》里提及过。他说:

一九二五年夏季的一天晚上,素园、静农和我在鲁迅先生那里谈天,他谈起日本的丸善书店,起始规模很小,全是几个大学生慢慢经营起来的。以后又谈起我们译稿的出版困难。慢慢我们觉得自己来尝试着出版一点期刊和书籍,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情,于是就开始计划起来了。

在《鲁迅先生对文艺嫩苗的爱护与培育》里,李霁野又写道:

我在一九二四年七月,翻译了俄国安德烈夫的《往星中》,很想向鲁迅先生请教,但又怕太冒昧。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张目寒,是先生在世界语专科学校的学生,他说先生喜欢青年人,常感叹少见青年人的翻译或创作,他便把《往星中》译稿送给先生了。我从《鲁迅日记》得知,这是一九二四年九月二十日。先生第二天便开始看了。一九二四年初冬的一个下午,目寒领我去访鲁迅先生。从先生的文章风格看,我原想他对人的态度是十分严肃,令人只生敬畏之心的吧。不料像先生说章太炎一样,他“绝无傲态,和蔼若朋友然”。以后韦素园、台静农和韦丛芜也都陆续和先生认识了。一九二五年夏季一天晚上,素园、静农和我访

### 特 稿

先生,先生因为一般书店不肯印行青年人的译作,尤其不愿印戏剧和诗歌,而《往星中》放在他手边已经有一些时候了,所以建议我们自己成立一个出版社,只印我们自己的译作,稿件由他审阅和编辑。那时北新书局已经出版了几种《未名丛刊》,我们的翻译仍然列入这个丛刊,另由未名社印行——社名也就是由鲁迅先生根据这个丛刊定的。鲁迅先生一九二五年九月三十日给许钦文的信说:“《未名丛刊》已别立门户,有两种已付印,一是《出了象牙之塔》,一是《往星中》。”未名社的工作就从此开始了。

未名社只存活了六七年,影响却是大的。这个文学出版社刊发的东西,都带有一点半灰色的、不安的情调,艺术手法鲜活,是文人气很浓的精神部落。比如韦丛芜译的《穷人》、《罪与罚》,曹靖华所译《烟袋》、《第四十一》,李霁野的译本《往星中》,俄国的主观性和惨烈的东西多。那是一个压抑的王国,青年的心借着俄国文人非理性的惊悸,苦苦地讲述着人间悲惨的故事。鲁迅和几个无名的青年很融洽地合作着。到了上海许多年后,依然眷恋着那一群人。未名社的青年人除曹靖华以外,都是安徽人。李霁野生于1904年,韦素园生于1902年,台静农也生于1902年,曹靖华生于1897年,几乎都是同龄的。这些人中,台静农的创作别具一格,有小说家的风度,不过由于受鲁迅影响过大,反而显得有些拘谨。其余几位在译作上颇下工夫,对传播俄国文学功莫大焉。以同人的方式结社创作,且推出文学精品,那是很令人羡慕的。

据说未名社先后搬过几次,最早的办公地址是沙滩新开路十一号“破寨”,后迁至景山东街“西老虎洞”,再后又移至景山东街四十号。李霁野在家中保留了这些旧址的照片,看了不由让人生出神往之情。新文学一些重要书刊,是由几个新出山的青年完成的,就视野和境界而言,不亚于当时的名人。将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安德烈夫、托

洛夫斯基介绍于中国,都是开先河的事。不仅对后来文学影响甚巨,对像鲁迅这样的人,亦有深切的撞击。如果不是这些青年热情的刺激,也许不会接触那么驳杂的东西。韦素园、曹靖华的俄语,李霁野的英文都有优长。这些青年的劳作,带来的是些惊喜的闪光。鲁迅和那几个青年都未料到,彼此的合作都改变了精神的轨迹。

## 二

由作家们自己办出版物,自编自写,样子类似于工作坊。鲁迅身边是一群孩子,艺术与思想都正在形成期,一切尚未定型,脱不了稚气。大家自觉地聚在一个老师身边,张目寒、韦素园、曹靖华都在北大听过鲁迅的课。韦素园本来是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的学生,却不好好上课,从东总布胡同跑到沙滩的红楼去,对鲁迅的敬仰是深切的。未名社起初就在沙滩附近,六个成员经常地见面。曹靖华在《哀目寒》一文中写到那时的情形:

未名社开始有六位成员。所谓成员者,是指当时除鲁迅先生出二百余元外,其余每人各出五十元,作为“公积金”;并“立志不作资本家牛马”,用自己的钱,印自己的书。有钱就印,无钱搁起。书的内容形式,都认真负责,一丝不苟。从写文章到跑印刷厂,事无巨细,亲自动手。这是未名社当年的大致情况。

从目前留下的《未名》半月刊及《莽原》半月刊看,20年代北京的印刷条件较差,纸张亦弱,质地远无法与今天比。刊物薄薄的,装帧也朴素得很。每一期的文章不多,质量却是高的。刊物与书的封面有文人的灵动感,是讲究趣味的。编排的体例也搭配得当,诗、小说、随笔参差于此,每期几乎都有译文,质量是高的。这些或许受到了日

本书刊的暗示,小巧玲珑,并不贪大。在那样一个枯燥萎顿的环境,编着一种自己喜欢的杂志,用“其乐也融融”来形容他们几位,也许是恰当的。

好多资料透露了文学青年与鲁迅的交往,策划选题与编辑中的佚事。李霁野就记录过未名社友人常去先生家的情形。鲁迅的怎样谈笑,开心片刻之后能感觉出其中的讽刺与幽默。新文学初期的出版是尝试性的,风格要别于以往,不重复别人。李霁野在《忆鲁迅先生》中感慨道:

在小小的事情上,先生也往往喜欢和人异趣。记得有一回他指着《出了象牙之塔》里面天号字的小标题,问我是不是很新颖,自己说,这是他第一次试用的。书店的广告先生也不喜欢,往往自己动笔老老实实的写几句。看完我自己拟的一个广告,他说,好的,看了这样广告来买书的读者,该不会骂我们使他上当的;因为,那个广告实在是“生硬”得可以。不使读者上当,这是先生常常用以警戒未名社的话。先在期刊上发表又行集印成书的,如《君山》和《朝花夕拾》,对于再行买书的期刊的订阅者,先生嘱咐都只收一点印刷的成本,人少或竟送给。我以为从这样一点小小的事,也不难见先生著作的良心。

书面的装潢,也是鲁迅先生首先注意到的。对于书店的随意污损画家的原稿,或印刷时改变了颜色,他都很为愤慨。在一封寄给我的信中,先生有几句话这样说:“《坟》的封面画,自己想不出,今天写信托陶元庆君去了。……近来我对于他有些难于开口,因为他所作的画,有时竟印得不成样子,这回《彷徨》在上海再版,颜色都不对了,这在他看来,就如别人将我们的文章改得不通一样。”(1926年10月29日)一次为遗漏了作书面人的名字,先生特为写信到未名社嘱咐另印一页,加装进去。

未名社创办不久,就引起了读者的注意。鲁迅的书、托洛夫斯基的书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书都有市场,连青年社员自己的著述也有不少人光顾,那是鼓舞过大家的。著作的出版,都是未名社同人自己的成果,而杂志的撰稿者,不时也有了新面孔。周作人、徐祖正、刘复、戴望舒、高长虹、董秋芳、向培良、常惠、冯雪峰、许钦文、于赓虞、魏金枝等都有文章刊出,队伍也算不小。这个圈子与现代评论派有所不同,审美方面甚至有些对立。鲁迅起初是高兴于此事的。看到未名社能有自己的实绩,他流露出了父爱般的热情。王冶秋曾亲眼看到鲁迅在未名社出版部抚摸新书时的表情,是“见了自己婴孩似的喜悦”。高长虹在回忆文中也略微叙述了一些线索,鲁迅怎样帮助韦素园,如何与青年共事,写得饶有趣味。未名社组建得仓促,漫无目的的。唯其这种松散、自由,才有了浑厚、自由的一面,不像一些杂志那样板着脸孔。出版的几本书印得都有一般文气,即便是过了许多年,重翻那些书,不由想起几个苦苦著述的身影。现代文艺的生产过程,其实就是人与人沟通、碰撞的过程。在没有路的地方,大家携手摸索着。其间的友情、爱憎、聚散,也是一部内蕴深切的无字的书。

有了自己的园地,说自己想说的话,出自己想出的书,在那几个人看来是天然之事,本没有什么值得自足的宽慰。但不久麻烦来了,因为出版了苏俄的新书《文学与革命》,李霁野、韦素园、台静农都被关到了牢房。当他们被释放出来时,方觉得在中国做事之难,精神自由并不那么容易,在黑暗中找一个生存的缝隙原来要有生命的代价。台静农在狱里写过一首诗,映印出精神上的渴求。现实的挑战使他们唯美的梦不能继续,于是不久陷入了困顿,后来只能用挣扎来形容他们了。

### 三

未名社的几个青年是处于激进与温和之间的。这一点在李霁野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。他既参与译介了托洛夫斯基《文学与革命》那样的书籍,又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《被侮辱与损害的》,以及像《简·爱》、《四季随笔》这样纯情的文学。译文是不错的,茅盾当年看了他的《简·爱》,就赞佩地说全书“谨慎细腻和流利”。世人提及李氏,第一是想起与鲁迅的友谊,第二是其大量的译著。以译文行立于文坛,在那样的时代是要付出相当的心血的。很长一段时间,他的译作一直流行着,而创作的散文、随笔却很少被注意到,才情多少限制了这位青年。

李霁野第一次出现在鲁迅面前时,形象半是潦倒的样子。先生在《忆韦素园君》里谈到了一点印象:

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,我在北京大学做讲师,有一天,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,这就是李霁野。

查鲁迅日记,与李霁野通信有五十封之多。鲁迅的喜欢他,是不是因了身上的文人气也未可知。李氏一生以翻译为业,若不是鲁迅的支持关照,后来也许不会走上这样一条道路。在一般人眼里,他是一个儒雅之人,内心有着诗人的温存,受到阴冷作家安德烈夫的影响,故行文有哀凉的笔体。另一方面,情调上近于书斋中的中和平淡之风,离峻急、猛烈之士就很远。1930年后他与鲁迅一时有些疏远,情调上的隔膜或许是主要的。后来的学者言及那一段历史,多讲二人的交往之密,少谈其间的障碍,本真的路不免有些模糊了。

他在未名社里是个重要的成员,有关那个团体的情况,只有他和韦丛芜留下了一点点回忆资料。那个圈子里的人都很有点主我,激进的色调不那么浓厚。台静农做一点小说,后来喜谈学问,士大夫的痕迹渐渐多了。韦素园有些忧郁,气质带有俄国文人的内倾、热烈而又痛苦的形状。李霁野则喜欢一生过一种书斋的生活,译一点什么,写一点什么,卧游于书海之间,全无做战士的准备。读过他写的一些短诗、散文、小说,觉得是个喜静不喜动的人物,思想处于冷热之间。鲁迅是赏识他的敏感、细致的,但一面又以为他过于直露,视野不广阔,也影响了作品的深度。这些感触都恰如其分。未名社其他人的文字,大约也有一点类似情况。只是台静农在创造性上,略高一筹。后来的发展,他是见到气象的。

在鲁迅眼里,李霁野这一群人像一张白纸,纯洁而清晰,是少有杂质的。只是觉得有些胆子过小,谨慎过多而少锐气,就难承受沉重的东西。像李霁野的工作不无矛盾的一面。他译了《战争与和平》,依偎在宏大的叙事里。可自己的写作,则小桥流水,温情涓涓。他的散文毫不像鲁迅,反而与周作人的调子接近。比如《谈渔猎》、《蟋蟀》、《木瓜》、《读书与生活》、《桃花源与牛角湾》,风格上暗袭苦雨斋的味道,在鲁迅与周作人之间,从心底上讲,他是更倾心于后者的。

李霁野接触鲁迅的时间很短,1926年秋后就很少见面了。但1927年之后,却与周作人有了接触,虽不密切,而跨度很长,直到40年代初还偶尔见过。20年代末,未名社因经济原因,很难维持了。韦丛芜就向周作人求救,希望得到支持。李霁野也正是在这时,与周作人有了交往。信件往来,造访谈话,次数很多。1930年他到天津河北女子师范学院教书时,讲的是蔼理斯的《新精神》。关于蔼理斯,周作人很熟,是最早介绍此人的学者。李霁野大概也受到了影响。他还到周作人那里借过外国文学方面的讲义,可见对鲁迅弟弟的敬意。未名社成员后来与鲁迅渐渐疏淡,原因很多。据我的猜测,久住学院

## 特 稿

里的人,染有士风,自然易亲近周作人类型的人物。至少在抗战前,就习性与思想而言,学院里的人要真真了解自由撰稿人鲁迅,并非那么容易。

但李霁野毕竟是纯然的书生,身上是没有教授气和名士气的。这也给他带来了意外的冲击。因为印行了苏俄的文艺书籍,在1928年4月被捕入狱,同时被捕的还有台静农。出狱不久,恰好李何林逃难到未名社。李霁野知道对方是被通缉的共产党人,还是将其收留了。纯文学的梦,就这样笼上了恐怖的云雾。未名社后来未能长足发展,时局的恶化也起了相当的作用。李霁野忧于国难,苦于生存,文学之梦每每中断,只好教书为业。文学出版的工作,很快就中断了。

鲁迅最初对这个小文学社团是寄一点希望的。他在给李霁野、韦素园的信里,谈了许多翻译出版的设想,从内容到装帧,想得周到细致。当时的鲁迅正与现代评论派诸君子交恶,远离着学界,于是便将期望投入到青年人那里。未名社的人大多是老实之人,也有些才气。有许多话不便于说给别人,却能讲给这几个人,这在他是一种痛快。李霁野、台静农等人,都是没有市侩气的,也未参与到学界与文坛的圈子中。鲁迅离开北京后,最担心的是旧友们混到胡适那个圈子里,不料有许多人与那些名流为伍了。其实鲁迅也未想到,他寄予热望的未名社,也如此的短命。自韦素园病故后,这个团体基本就解体了。

## 四

我有一次去北京万安公墓,同路的友人指着旁边的墓葬群说,韦素园就葬在那里。于是便想起鲁迅的那篇悼文,以及照片中消瘦的身影。应当说,未名社能支撑下来,他是立了大功的。译书、策划、出

版、联络作者,他大概是付出心血最多的人。我觉得鲁迅是喜欢他的,那喜欢超过了未名社别的青年。为什么呢?第一,是人的忠厚、纯情,没有文人的那些陋习。第二,是俄文好,有锐利的文艺鉴赏目光,所译之文有清峻之风。第三呢,有殉道的激情,不张扬自我,内焚着躯体,却又忍着苦痛。在鲁迅接触的青年里,他可能是最为执著而又有忧郁气质的人,那是中国知识青年里少有的淳朴者,看他的文章与为人,大多是可以得出这一印象的。

韦素园生于1902年,读过私塾,与李霁野在安徽霍邱县是同学。他曾就读过阜阳第三师范学校、长沙法政专门学校和安徽法政专门学校。1921年到过俄国,在俄国时,正赶上了饥荒年,身体受到了损害。但俄文水平相应提高,也就是在那时喜欢上了俄罗斯文学。大概是1925年吧,鲁迅将他介绍到北京《民报》任副刊编辑,他的未名社生涯,也是在那时开始的。

据几个结识他的人的印象,说他性格有一点内倾,很少说话,然而为人却是热情的。他的身体柔弱,却有着坚毅的一面,以坦诚和刻苦赢得了周围人的信任。李霁野说他厚道,不会算计别人,自己活得很真。他和朋友相处,总要付出更多的一面,那气质里流动的是挚意的气息,它也在未名社里弥散着,成了这个团体的色调。

在他的气质里也明显地含有忧郁的色彩,沉默的目光闪着迷茫和渴望。那时候他开始着手译书了,都是俄国作家的。他选择的文本都非热烈、明快的,多少都有些压抑,仿佛黑夜里的冷风,习习地吹着,让人感觉彻骨的寒冷。有时也像一曲低回的哀歌,暗暗地传动着无量的悲楚。读过他译的色尔格夫·专司基的《半神》,珂陀诺夫斯基的《森林故事》,梭罗古勃的《邂逅》,扎伊采夫的《极乐世界》,契里珂夫的《献花的女郎》,都肃杀得很,阴暗里透着几许光亮。那多是命运的无奈的打量,愁色淹没了一切。韦素园选择这些,我猜想是有内心的快感的。他是不是借了俄国文人的笔,在倾诉着内心的郁闷?

特 稿

小说译得都好,文字是讲究的。这让我们看到了他的才华。他选择梭罗古勃的文本作为依托,看重的是其中的不安与优雅。那些小说以及诗,充满了坟地的阴冷,梭罗古勃有一首诗,韦素园译道:

我们倦乏了通向目的,  
工作上消了许多大力——  
我们已经成熟,  
为着墓地。

静静地交给墓地吧,  
好像孩儿交给自己的摇椅——  
在里面我们迅速毁去,  
并且也没有目的。

此译诗发表于1926年10月。鲁迅是喜欢这首诗的,我以为那关于墓地的意象,也传染了先生。鲁迅的第一本论文集《坟》也编定于那一年10月,或许是巧合,或许是暗示的接受。总之,我想鲁迅的写作中,多少受到了韦素园的译文的感动。他对苏俄文学的信息,有许多也是从这个青年那里得来的。

不久韦素园就病倒了,为了未名社的出版还吐了血。他患的是肺病,在那时已是绝症。先前译的俄国悲苦的作品像是一个预兆,自己也陷入了灰色的大泽。李霁野描述他的病状时,用了凄迷的文字,当可见彼时的苦痛。有一次鲁迅到西山去看他,见到其状不无悲凉。往日的友人如此孤苦地独住于山上,勾起了无数的感怀。后来,鲁迅在悼文中沉痛地写道:

一九二九年五月末,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,